

◎盛世华光

凤凰展翅

蒋子龙



“凤凰”是个街道，由当地一古村名演绎而成。此地曾有一山，昂首向东，甩尾于西，两翼往南北伸展，状若凤凰展翅。

这里，建于前清的古村甲子塘，如今是深圳光明区凤凰街道的甲子塘社区。清晨7时一过，上班的人陆续走出主街两旁各种二三十层的住宅楼，进入胡同，由胡同通向主街。如同从各个山峰上流下来的溪水，最终汇成滚滚洪流，浪催浪赶，奔向街口。

他们大部分人骑着电动车，也有少数人驾驶着汽车。每天早晨准时爆发的“洪峰”，是1.4万辆电动车和汽车，街口有“刷脸”的检测设备，每个人只是稍一停顿，种种健康指标一目了然，便可意气风发地驶向自己的工作岗位。这是忙碌的车水马龙，也是欢乐的洪峰，畅然爽快，夹带着诗人的吟唱：“日出不是早晨，是朝气……”

疫情期间，这里的人们，依然保持着一种生气勃勃的进取状态，积极拓展生活，雷厉风行地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凤凰街道还有4个这样的社区，常住人口16万，而户籍人口只有2.2万多人。其所辖23平方公里，街区内有两条高速公路，还有高铁、地铁、广(州)深(圳)(香)港空铁专线，可谓无往而不通，通则达——这就是发达的标志、令人羡慕的“现代海绵城市”：人气暴涨，色彩旺盛，生活有厚度和坚实的质地。

更令人惊叹的，凤凰街境内竟有4条河流：茅洲河、大涌水、鹅颈水、东坑水，外加一个鹅颈水库。在江南水乡这或许算不得稀奇，但在一个大城市里，这就是极其珍贵的自然资源。它给凤凰街道造了两个湿地公园，水清，岸绿，草色开，河滩水墨。城市的繁华，还有凌乱的繁荫，苍翠欲滴，飒飒万条风，花开千层。凤凰街有个“凤凰之环”，由珍珠、钻石般的高端企业建筑构成，每到夜晚，光华璀璨。而河流、道路就是环上五彩灵动的飘带。环的中心是世界一流的科学城，却被人们称为“田园科学城”。高楼大厦并不新奇，田园般的高楼大厦或高楼大厦的田园，就不一样了。建筑本身没有内容，是其内在质量、对社会的贡献和文化的输入，决定它的品位。

何况，活水是利，流动则财源不

断。凤凰街道是深圳光明区高新企业、大型企业聚集地，以2021年为例，街内有年产值超百亿元的企业4家，超十亿元的企业15家，产值过亿的企业56家。2021年凤凰街“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419亿元”。这其中“规模以上”这个词，让我感到新鲜。企业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可进入统计范围。

一个凤凰街的产值，几乎等于某些地区一个中小城市，而那些中小城市却未必有凤凰街这么多高品质的大型企业。凤凰街给我的启示：“让利润充满阳光，让财富远离虚妄”。他们做到了。

凤凰街道剧烈地改变了“街道”这个概念。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三嫂没有工作，每隔几天到街委会领一兜子纸片回来，糊成火柴盒，每糊一个可挣一分钱。晚上常常全家人帮着糊。改革开放之后，街道也开始办企业，但多是为安排下乡回城青年或社会闲散人员的低端产业，谈不上有什么“高新、大型”等上规模的企业。自企业“改制”，我就再也听不到“街办工厂”的信息了……

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中国还有“凤凰”这样的街道。按美国城市规划学家沙里宁的说法，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我就在咂摸凤凰街的抱负：它有庞大的工业体系，强劲的经济实力必然会选择适合自己的文化，于是凤凰街所辖的街区内还有4所中小学、12所幼儿园，十几座图书馆、博物馆和剧院，街内竟然还有一座“凤凰城”，这该是怎样的一个街道？

一个光明区有数个这样的街道，而深圳有数十个这样的街道，我似乎终于想明白，深圳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疫情后依然显现出强大的实力和后劲，就在于这种全新的城市运作模式。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康的、饱满的、生命力强

盛，整体自然就有强大的免疫系统，保障有足够的力量向前奔跑。

既来到凤凰街道，我自然想看一个企业，那是我的兴趣所在。主人安排了东江集团，主打产品是模具，恰好是我所熟悉的，过去我工作的生产车间就离不开模具。我一直认为，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脊梁，现代高端、精密制造业离不开模具，诸如通讯、数码、医疗、家电、汽车等器械都不可没有模具，最常见的如手机的保护壳，汽车的仪表盘、保险杠、门面板等等。模具在制造业有“工业之母”的尊称。

我终于见识了一个能提气的现代大型模具厂，其数控铣床、电火花加工等让我眼花缭乱。东江集团被中国模具工业协会定为“模具出口重点企业”，是欧洲奔驰、宝马、大众汽车公司以及北美手机行业的一级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模具制造业的代表。

既然是企业，能体现它的经营现状的唯有数据：几年前东江集团在香港上市，以香港的计算标准，2021年其销售收入24亿港元，净利润2.4亿港元。在制造业有这般效益，应该可步入当今世界先进制造业的行列。

东江公司创始人李良沛，完成了从创业者到企业家的变化和从富人到“贵人”的涅槃。所谓“贵人”，是有些工程技术人员和员工称李良沛是自己的贵人。天助自助，贵人有功，他的心力都用在招募人才和模具的发展上，正一步步在稳扎稳打地厚植根基，而不在意自己财富的积累。

凤凰街的模具厂是东江集团的总部，在香港、苏州等地还有3个生产基地，疫情期间，公司秩序井然，生产几乎没有受到太多影响。难怪他出奇地从容和沉静，旷怀深厚。尽管疫情环境和世界模具市场多变，他却从不纠结，境界开阔。

看完模具，李良沛竟领我去看他公司“后花园”里硕果累累的果树，和养鱼池里各色二三十斤重的锦鲤。给我的印象却是：他的模具控股公司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尽管现代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社会的进步，但经济学家早有定论：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进步和变化。我在凤凰街道，强烈感受到了它的生机和力量。

下雪时，看到城市里漫天飞舞的雪花，就感到一种别样的亲切。无论身至何处，只要是在电视、电影中，看到雪的城市，雪的家园，就有一种莫名的向往。这大约是哈尔滨人共有的一种特殊情感。

小时候，我的家乡哈尔滨被称为“雪城”。早年，哈尔滨这座城市里的居民不多，宁静而清静，俨然一座偌大的花园别墅。经常地，夜里会悄然地下起雪来。小雪倒也无妨，倘若是大雪，早晨起来，家门和小院儿的栅栏门都会被厚厚的雪堵住，在费力地推开的那一瞬间，一股清爽、冷甜的寒气扑面而来，呵，即便是世界上顶级的美食也无法与之相媲美。

雪降临在城市，白得像柔软的云朵。这时候，家家户户都出来清雪了。记得当地的画家画过这种图景，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但是百看不厌。这里的住户先用竹扫帚或者雪铲，将小院清出一个小道。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过程总有一种艺术家的享受呢。院子里的小道清出来了，这本身就是用扫帚画出来的一幅人间好画。

再看看街道上的雪吧，厚厚的积雪将整座城市变成了银色的世界，仿佛城市本来的模样在瞬间得以神奇地恢复。是啊，所有这一切不仅是上苍的杰作，也是上苍对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眷恋。

早些年，城市里的车辆是很少的，居民也很少，那种舒朗与通透让生活变得像诗一样隽永。通常街道的雪是不清扫的，是汽车、自行车的车辙印儿和行人的脚印开发了雪上的新通道。化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其实雪地上并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不消说，现在这样的风景已经不存在了，但它却在记忆中始终顽固地清晰着。

那雪路上留下的行人一串串脚印，永远属于最早出门的人，他们的脚印变成一种奇特的文字，像诗一样。有人为了书写雪地的诗行，早早地出门，精心地踏出两行独特的诗章。你能够从这些雪的诗句上感受到“自然诗人”那份沉醉的好心情。尤其是那些老邻居，出了自家院子彼此都会打一个招呼，今天心情怎么样？答曰，好着呢，这雪下得可真美呀。

早年，城市里的高楼极少。环顾四周，进入视野的，多是俄罗斯建筑风格单体平房，有玻璃的阳光房，栅栏院，院子里定会有果树，在雪的衬托下，分明又是一幅雪中的画了。设若像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这样的风景就会传遍长城内外。

随着天光渐渐地明亮起来，雪路上的行人和歪歪扭扭骑着自行车上班的人也多了起来。生活在寒冷地带的人们，很少看到骑自行车的人摔在地上，在雪地里他们早已练就了高超的骑行本领。行人渐渐地多了起来。有的人拉着爬犁，或者穿着脚踏滑子在雪路上行走。雪爬犁上往往坐着一个小姑娘或者小小子，夹着雪花的北风将这一张张稚嫩的小脸蛋儿冻得像一朵朵鲜艳的玫瑰。而今这样迷人的“风景”，如今只能在冰封的松花江上作为游戏再现了。

雪，是上天赐给少年们的一份特别礼物，他们在院子里，在广场上，在校园中堆雪人儿，或者打雪仗、筑雪屋，或者蹬着脚踏滑子从你面前飞速地划过。这时候，大雪又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奏起了新的乐章，在雪花漫舞的天幕下，让这座银白色的城市变得更加迷离而梦幻。所有的车辆、行人，仿佛在雪花中飞舞、穿梭。虽然没有音乐的伴奏，但确有一种美妙的天籁之音在你耳旁萦绕。

城里的雪

阿成

记得，我在附近的大学校园里散步时，看见一个学生在校园的一隅滚着雪球，是那样专注，那样锲而不舍。雪球已经被滚得很大了，直径至少有一公尺。这个学生没有戴手套，赤着双手在雪地上推着滚得越来越大的雪球。我静静地坐着，或许他是在享受曾经的儿时游戏。是啊，这对黑龙江人是一种永恒的诱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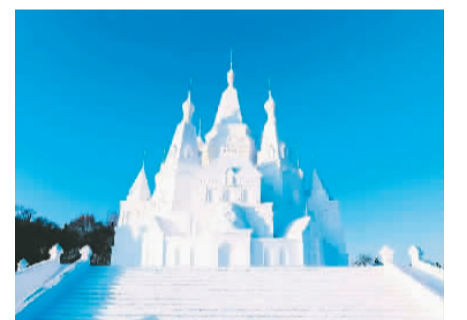
记得，小时候孩子们不单是喜欢滚雪球，还喜欢吃雪团儿。洁白无瑕的雪团儿吃在嘴里脆脆的，爽爽的，凉凉的，那种甜的感觉从何而来呢？东北人过冬，会把准备过年的肉啊，鱼啊，梨啊，包的粘豆包、枣馒头、饺子，包括鸡鸭等等，埋在雪里冻上，这不仅保鲜还可以保温，即便是现代化的冰箱也无法比拟。

说到堆雪人，通常是在家里的大人、哥哥姐姐带领下完成的。雪人的制作是少年儿童群体创作的典范。倘若一个小孩子在那里做，总会有别的孩子跑来帮忙。最初的雪人，很简单，给雪人戴上一顶草帽，用一根胡萝卜当他的鼻子，再用墨笔或者红蜡画上嘴和眼睛就可以了。这种天然去雕饰的简单之美，同样是当代的雪雕望尘莫及的。是啊，儿童的艺术之作总是心情的表达，而技巧不过是配合这种心情的手法而已。

清晨，常会看见年岁大的老人在雪路上缓缓地走着，那表情上的沉思与对生活的不舍，伴随着他们缓缓向前。这无涯的雪哟，已然成了他们生命中的一种无言的牵挂，或在雪的树林里，雪的江畔上，雪的公园里，或在上演着年轻人火热恋爱的街道上。

雪花轻轻地打在脸上，落在睫毛和肩头。这时候，你会放慢脚步享受着天赐的抚慰。在雪路上常会看到被雕成人物、动物和建筑的雪雕。它们多是居民们自发的创作。这样的雪雕构思巧妙，造型别致。难道这里是艺术之城吗？这里住着的人都是一些艺术家吗？我在文联工作的时候，突发奇想，创意了一个“泼雪节”，为此市政府在太阳岛上安排了一处“泼雪节”雪场，游客们用泼雪来互相祝福，俨然傣族的泼水节。那个欢乐的场面，富有感染力。

下雪了，几乎城里所有的居民都会站在窗前，轻轻地说一声，哦，下雪了。然后久久地凝视着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是啊，这雪中的城市就像一本巨大的画册，从最初稚嫩的黑白“照片”，一页一页地翻开去，渐渐地变成了彩色的、3D的、四维的、六维的图景。城里所有的一切，建筑，街道，广场，还有在雪幕中川流不息的各种车辆，各色行人，都在这从天而降的纷纷扬扬雪花之中发生着神奇的变化。这天降的大雪哟，可以从容地将这现代化的城市变成一座妙不可言的银色之城，让这座城市在曼妙飞舞的雪花中，变得风情万种，美不胜收。



鸡鸣三县一桃源

何建斌

紫薇花玫瑰花一簇簇恣意开放，脆香桃大概把挂满枝令人垂涎。赏花，品桃，男女老少硬是把一亩桃源闹得烟火气旺。

桃源名叫寺外桃源，寺名正觉寺，桃源距离正觉寺五六百米，故名“寺外”。因了正觉寺，村子就叫正觉寺村，桃源占了村子三分之一面积。

南部县伏虎镇正觉寺村位于四川省南部县、西充县、盐亭县三县交界处，这个鸡鸣三县之地，因为一个乡贤，建了一个桃源，从一个讨口子都不愿来的穷困村，嬗变成四川省农村文化建设的示范村、中国幸福村。

清晨5点过，正觉寺村茂密的树林里，百鸟争鸣，清脆婉转的“协奏曲”从窗外飘入，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和草香。“这么早就起来了？”“嗯，到伏虎场上卖桃子。你也早啊。”“我还要去摘桃子，昨天摘的都卖完了。”早起的村民相互招呼着。

“上世纪末，我们村酗酒、赌博、偷盗现象严重，现在的变化，都源于我们村一个人——王新。”正觉寺村党支部书记赵太勋无不感慨地说。在江苏昆山打工、办企业多年的王新曾当过村里的电影放映员，文化情怀浓厚，2001年春节回乡过年，看到村民风风陋习依旧，倡议在村里搞点文化活动，扫除陋习，丰富乡邻精神生活。

王新的想法与村党支部不谋而合。2003年春节，正觉寺村“春节大联欢”盛大举行，七里八乡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前来观看。被老百姓称为“春晚”的春节大联欢，村民自编自导自演，一炮打响。“春晚”连续举办了17届。2022年春节举办“春晚晚”，村民通过线上观看，足不出户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仅有春节大联欢是不够的，王新还要给贫困户乡亲们找点来钱的事做。2006年开始，王新用10多年时间，在正觉寺村投资近2000万元兴建了寺外桃源风景区、返乡农民工创业园和德孝文化广场、十二生肖亭、崇文书苑，正觉寺村成为一个村民不出家门就能挣钱、享受生活的地方。

在王新的带动下，村里10多个在外打工的乡贤，也在村里投资流转土地兴办农业产业园，越来越多的村民成为产业园工人，养花的，种果的，导游的，开小火车的，拍微电影的，从单一的农民，变成多元的技工。

感受田园

老木(捷克)



他半靠地埋住玉米苗的根与茎连接处略略突出的部分，慢慢勾着劲持续向上发力，就能听到来自土壤深处那里响声不大、却能深深拨动人心神的根茎断裂声。

咕咕，咕咕，野鸡的叫声传得很远。那连着两声一组或三声一组的叫声类似布谷鸟。不过与布谷鸟的尾音调门相反，野鸡的尾音是去声的。近处农场里高调的鹅鸭叫声，走地的母鸡下完蛋后咯咯咯的报功声，篱笆墙外近处小牛喀喀喀的咀嚼青草的反鸟声，汇成了一曲多声部交响曲。衬着蓝天、白云、微风，一派天人合一的氛围，让人放松、深呼吸，自然而然地沉浸到大自然中去。

小面积人工种植来自中国的黑色糯玉米品种，不像机械化大田种植，哪里少几棵苗没关系。为了防止缺苗断垄的遗憾，播种时总要每六播两粒种子。于是，出苗以后就有了要间苗的问题。这时的农人，就拥有了决定生杀的权利，也就有了那些要间掉的玉米苗被剥夺生命、发出难以形容的声音时，农人内心在选择与掂量过程中的沉重。

他觉得很难对人表达清楚自己内心感受到的那生命断裂的声音，就像多年来他对远离祖国和亲人的情感，那种遗憾和无奈中的失落与思恋，是用语言和文字难以说明白的。

园子旁边的水塘里传来几声稀稀落落的蛙鸣，蛤蟆们远不像初夏求偶时那样，使劲用声音表现自己的强大和威武。这口水塘原本是水渠边的一小片湿地，浅浅的水面一年四季不见涨落。芦

苇茂盛，水鸟啼鸣，蚊蝇滋生。曾经村里的几个后生以为那是一块荒僻的“公地”，于是便找来一个有挖机的朋友，把地挖成了一个200平方米大小大约1米深的水面，然后在塘边修整出一块同样200平方米左右的平地，还弄来一个报废的老式小房车做仓库。此后，他们不时呼唤来一些年轻男女在那里开party，喝啤酒、吃烧烤、唱歌、跳舞到深夜。

土地的主人发现后没有责怪那几个男孩子。毕竟那地方在他的院子围墙以外，而且孩子们把原来荒乱不堪的地方改造成比原来好多了。于是，他索性跟他们商量，他再请人用挖机把水塘扩大，周围全部整平，塘内种上睡莲，塘边种上树。以后村里的年轻人仍然可以继续使用，只是要负责定期清理水塘周围的杂草，保持清洁美观。双方一拍即合。不久水塘扩大了数倍，红白紫三色睡莲也在水塘中妖娆地绽开了。

水塘周围留下的原来就有的几株十几米高、树冠巨大的老树，倒映在被自己的色彩染成碧绿的水影里，蜻蜓悬停蒲棒之上，莲花盛开的水塘，让人一眼看去，会有些失真的梦幻感。尤其是黄昏日落时分，漫天的彩霞映红了整个原野，温暖的夕阳像慈祥微笑的老人，向人们伸出令人信赖的大手。静静的池塘金波荡漾流光溢彩，一如美妙的梦境天堂。

此后，村里的小酒吧里，开始传出赞扬这家中国人的八卦新闻：中国人造了一个中式庭院，有漂亮的水塘莲花，还有来自中国的桑树、枣树和银杏树，他们的水塘里又有了我们这里多年没有听到的蛙鸣。

可惜，没过几年，塘里的水开始变浑，鱼儿慢慢不见了。睡莲眼见得一天变少，最后完全消失。那群孩子也长大了有了新的消遣去处。池塘又安静地荒芜起来。

有一天，男人在塘边看见一个半大狗一样的动物，在水里只露着头顶半潜着游动，定睛一看，原来不知何时沿着水渠流浪来了一家河狸，它们在这安静之地，用树枝芦苇和睡莲的茎筑坝捕鱼，繁衍后代。再后来，捷克接连两年大旱，水塘只剩下一洼泥水，几乎干涸了，河狸也“择水草而居”地换了根据地。

两年前，一家卖活鱼的小老板找来了，以非常优惠的价格租下了水塘。说这样可以一次去远处的渔场以更便宜的价格多买点活鱼，放养在这里周转，随卖随取少跑很多路。

真是世事难料。一口小小水塘的命运，像极了来捷克创业的一些人的生活历程——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辉煌，出过不少起步低却几年间就成为亿万富翁的商业才俊；也有过多次难以预料的波折与坎坷；最后进入波澜不惊的正常生活。其中的酸甜苦辣，若非当事人是怎么也体会不到个中滋味的。

他把手里间掉的玉米苗和杂草一起收起来，放到肥田的水泥池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好像这能把他脑海里好和不好的事情都“放下”，吐出心中积蓄的块垒。断根的感觉，玉米苗和杂草会有，睡莲和青蛙会有，河狸也会有吗？能够肯定的是，人到了某种境况后同样会有。至少此时，他内心里就清晰地感觉到了。